

● 爱情小说新作选
● 贺绍俊 林为进 选编

贞女



贞女

● 爱情小说新作选

● 贺绍俊 林为进 选编

040607



女子学院 0053785

贞 女

贺绍俊 林为进 选编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14.375印张 插页2 307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3,366册

ISBN 7—219—00562—8 / I · 162

定价：3.15元

前 言

爱情，是人类的一种美好的感情和行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文学作品在表现这种美好的感情和行为时由于过分的顾虑和禁忌而浅尝辄止。马克思曾指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衡量社会文化修养水平的尺度。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自觉地去认识自身、把握自身，因而也促使文学更注重对人的深层意识的开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探索和表现人类的性爱心理，便是一件非常水到渠成的文学现象了。最近出现的一批爱情小说，其中不乏上乘之作，我们觉得，这正是人道精神得以张扬的可喜成果，也见出一种勇敢的艺术探索和突破。这个选本便是这些新成果的拔萃，因而它与以往的爱情小说结集相比，应当说是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爱情，对于人类来说，正是超越了动物本能而达到精神层面的表现，尽管爱情活动是一项非常个人化的活动，但它同时又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内容和积淀着非常丰厚的历史文明。表现爱情的文学作品，其价值就在于它向人们提供形象的思想材料，去探究和把握人性、社会、历史、文明的复杂关系。每一位严肃的作家也会把这作为自己写作的目标。当然，不可否认，有的作者只是描写单纯的生理功能，给读

者以低劣的感官刺激。但我们宁愿不把这类色情作品视为文学，因为文学的使命是为了丰富人生、充实人生，发展人生，是为给人以审美的享受、心灵的陶冶和哲理的思索。我们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去进行这个集子的筛选工作的。进行爱情题材创作探索的大部分作者是严肃的，是本着人生使命感而创作的，他们的作品反映出对人生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我们并不认为这个集子编选得如何周全，也不认为收入的小说都是毫无缺陷和遗憾的，但尽管如此，我们仍旧自信，读者从这里将更多地得到的是有益的启迪。让我们引用保加利亚著名的伦理学家瓦西列夫的一段话作为结尾吧：“爱情总是男女关系的热烈而激动人心的审美化。它的奔腾激昂，它追求幸福的轻盈步伐，就是血液的流动节奏，它的语言就是高尚的诗篇，是美妙的音乐，而爱情的目光就是明媚的光辉。”

编者

目 录

前言.....	编 者	(1)
冰炭.....	贾平凹	(1)
贞女.....	古 华	(50)
初吻.....	张贤亮	(176)
空山.....	郑万隆	(200)
神曲.....	晨 哥	(216)
四月.....	马未都	(269)
金戒指.....	黎 化	(285)
山影.....	潭 谈	(299)
罪人.....	刘震云	(388)

冰 炭

——一个班长和一个演员一个女人的故事

贾平凹

一堆篝火在山洼里燃起来了。夜显得更黑，雪也下得无声，从山头上望下去，可怕的不是那夜，不是那雪，篝火堆却象是夜的血口。影影绰绰的人出现在那里，光的照射使其缺陷不全，抬脚动手，雪地就拉长缩小着他们的影子，幽幽如鬼。

这是××年某一夜在青虎沟，商州的一帮人被困在了这里。他们本来从很远的山沟里承包了把一批药材运往专区药材公司的任务，靠力气挣着脚夫钱，没想雪将他们封冻在这里。他们从黄昏一直到子时，脚不停歇地行走，但几次迷失了方向，使他们产生了恐惧，疑心是遇着了“迷魂鬼”。结果谁心里都明白，谁也不敢说破，就歇下来烤火，一是为了驱邪壮胆，二是为了祛寒取暖，准备熬过这一夜，到天明再上路。

作燃料的柴禾是从深深的雪窝里拉出来的，已经被雪浸

湿，故点着之后，好长时间里只是冒烟，象是守着这烟火人的丧气，终憋得足足，呼地一下红光爆腾，一个偌大的袅袅浮火的火球。七个男人立即凑上来，前面的半个身子有了暖和，就扭过去烤后边的身子；头上也不再有了那凉凉的雪片落下来，似乎从地往天烘热了一个无形的圆柱。篝火越烧越大，红焰并不是附在柴禾上，若即若离，保持着二指远的距离，如出了壳的离开柴禾骨骼的一束敏感而胆怯的灵魂。十四只垫着包谷胡子的龙须草鞋泥脚，挨着，形成一圈花瓣，一起发着滋滋声，散蒸白气，弥漫了一种刺鼻的臭味。同时有三个人张大了口，极力将肚里的疲倦吐出来，那种一吐为快的满足感充溢在呆滞的面皮上。

“妈的，人是贱虫，享不得福的，一暖和倒想瞌睡了！谁给咱讲些故事吧，刺激性儿的。”

说话的是一个四十岁的汉子，脸粗糙得如斧子劈出，一只耳朵又缺陷了一个豁口。那是作婴儿时候，被老鼠当点心啃掉的，以致这不圆囫之耳，使他终不能享受到夫妻的天伦之乐。一路上，他总是要说那些带酸味的话，编出许多“顺口溜”，比如“铁匠的钳，石匠的鑿，小伙子的什么和金刚钻”是“四硬”呀，“下了竿的猴，卸了套的牛，炸了麻花的油和什么什么”是“四乏”呀。虽然逗得众人笑一阵，但随即便对他一通嘲笑：想象的大王，实践的可怜虫。所以，他的号召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应，六个同伴，虽有二十六七岁的，也有三十四十，以至六十岁的，皆都真真正正做了人，享受了做人的享受。但正因为享受了豁豁耳朵未能享受的东西，便显出不足一谈的神色，当下几个就离开篝火，到身后黑影处的药材担子上解下干粮布袋，掏出冻得如石头一样的

窝窝头放在火边烤吃，骂道：“讲那个有什么趣味！你以为说女人是最受活的事吗？你是没结过婚的，不知道女人给男人的烦恼！我要是你没结婚，我一辈子也不找女人，做一个自在神仙！”

豁豁耳朵自然是回敬一句：“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其余的人却都支持那讨厌说酸话的人，“娘儿们的事有什么刺激，要说，说别的吧！”他们说。

立即有一个说起来，说的一宗案子。六里村一个后生，姓张，自小死了爹，娘守寡拉扯成人。这张生如何脾气不好，在乡里惹出许多事故，冬天里又和人打了一架，将人打死，畏罪逃跑了。公安机关四处缉拿，皆无线索，有人说：不必撒天罗地网，只要守住一个地方！问：何地？答：县医院。医院里正住着他的老娘。公安人员就其母的病房里厮守，守过半日，毫无踪影。这一夜厮守的人也松懈了，到对面的值班室去闲聊，没想恰这时张生从病房的后窗里跳进来，给娘磕了三个响头，洒泪告别。这寡妇也老泪纵横，却突然失声叫喊：“抓杀人犯！”公安人员闻声过来，那张生就被生擒了。张生被戴上了铐，自认他已经来过三夜，在窗外看见公安人员在此，又返身逃了的。那重病的寡妇见儿子被逮住，大哭了一声，当即也气绝身亡。

“这事在六里村影响很大。”故事讲完了，讲故事的睁大着眼睛看众人，“这真是叫人思解不清！这张生既能惨无人道地持刀杀人，却三番五次要和患病的老娘告别。这寡妇既能大义灭亲，却最后还是悲伤身死。实在说不清这些人都是怎么想的，心又是怎么长的？”

众人都回答不了这种提问，但都觉得这故事够刺激的，

就要求下边的人也都这么讲，都要讲实际的故事，不能虚构，也不要道听途说。当然，这些人都是山地的农民，不晓得当今文坛上有报告文学这一体裁的。接着他们能挨个轮下去讲，有一个汉子就讲了县城东四十里的火烧寨有一个女子，品德容貌俱佳，号称“盖全县”，从十六岁起，求爱的男子就如过队伍一样。但女子全不应允，以致使许多痴情者丧魂落魄，或从此发疯了，或从此出山移居山外去的，或以爱生妒，恼羞成怒做出违犯法律之事受到关押的。总之，使所有的男青年感到了自卑和羞辱。便有一后生，出身于干部家庭，又是大学生，硬是要长男人的志气，爱上这女子，也发誓不成夫妻不为人。后生有钱有貌又会帮衬，是一个情种，软硬兼施了三年，女子奈何不得，同意了，却说：“我是长有一条尾巴哩，你肯愿意？”后生一听就笑了，揽在怀里抱住个热腾腾的人肉香包，说：“你这个人魂儿，就说你有十条尾巴，十个抵角，我也永远爱你！”后来他们就举行婚礼，宴请了四十八桌宾客，没人不企羨这后生的艳福。当晚闹过洞房，众人散去，一对新人儿掩门上炕，被窝里那后生手一触到什么东西，失声锐叫，翻身起来踢开窗子就逃走了。家人都不知何事，问那呆了一般的后生，后生说：“她果真长着尾巴！”当然尾巴并不大，无毛，指头般长短粗细。众人不信，返回洞房看时，那女子却已经上吊死了。

“真可惜！”豁豁耳朵说，“那后生算他娘的什么情种，长那么一点尾巴算个什么？”

众人并不接应，皆沉在一种难堪之中。当下就又产生怀疑，说此事可是虚构？那汉子指天发咒了一通。众人就又议论了一番：天地这般大，真个无奇不有；这女子本不该轻信

那浅薄的后生的爱情，也更不解的是这女子身上既有那么个毛病，人品容貌却如此娇好？！

接着又一个人讲了一段故事，说是留仙川一个女人，年轻时很风流，惹过许多是是非非之事。十六岁上开始嫁人，却接连离过两次婚。世上的男人越离婚胆儿越小，女人则不然，越离婚胆儿越大。第三房到了留仙川孙家，行为也不检点，更苦恼的则是生养不下个儿来。到了三十五岁上，拢共生过七个娃娃，七个皆是女的，全在剪下脐带后就害死了。她跑到山上娘娘庙里去求神祈祷，虔诚得烧香磕头，说：“娘娘神呀，娘娘神，你怎么不让我抓养一个儿呢？说是怪我吧，我以前在娘家也是生过几个男娃呀，说是怪我男人吧，可我并不依靠他一个人呀！”但是，结果还是只生女的，不生男的。四十岁上，她又生了一个女娃，寻思着收留还是不收留，夜里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八九个女娃全涌向她啃她的腿，啃得她哇哇大叫惊醒过来。从此每晚只要一闭上眼，那娃娃就来啃她的腿了。她害怕起来，再不敢害那女娃，结果出了月子后，那梦也消除了。

这故事说得让人毛骨悚然，那汉子却又反复说明这是真事，“不嫌丢人的话，这是我三舅的媳妇，我叫她姘子呢。”这当儿，远处的什么地方，有一声狼叫，那豁豁耳朵就害怕了，不住地吆喝，有年长的说：“不碍事的，狼是不会到火边来的。”他们就又从雪窝里拉出许多枯树枝来，重新在篝火四周又燃起四堆篝火，而将最早的篝火熄灭，那地面已经干白，热乎得象是一块温炕。几个人坐在火边感觉腰有些酸疼了，就仄在那热土上伸懒腰。故事还在一个接一个地讲下去，唯独一个三十一岁汉子缄口不语，只是默默地听着，动

不动起身去从雪窝里拉出些柴禾加在火堆上，或者不住用一根火棍去捅捅火堆，让灰屑闪动着火花飞溅到各人的脚上，怀里。

“庆明，你小子怎么不讲讲？”年岁稍大的骂起来，“你别装着傻听，你当了那么几年看守兵，你肚里能没几个故事？吃吧，这个窝窝头吃了，你要讲一个长的！”

这庆明就咧嘴笑笑，他正是好年纪，门牙却没有了两枚，镶着两个金牙，说：“说些什么呢？”众人说：“拣有趣的，比如怎么枪毙人，不是传说你也亲手执行过一次吗？说是执行路上，你还给了那死刑犯一支烟，说：‘你要和我配合好呢，打你的时候，头不要摆，身子也不要动，只一下，并不疼的就过去了。若不配合，我一枪打不死你，你也要受疼，反正总要打死，你就多挨几颗子弹，一颗子弹你家里还要出伍角钱的。’那死刑犯还给你说：‘那当然，我跟你配合，我是不恨你的，你是执行命令的，我会记着你，你给了我这支烟呀！’多有意思！有这事吗，你就讲讲。”

张庆明就笑说道：“甭说那些事了，为了消遣，不至于瞌睡在雪地里冻坏，我说说别的事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实实在在就把我经过的一段事说出来，你们听听，觉得是个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只要不招大家瞌睡就是了。”

他就开始大口地嚼那窝窝头，眼睛一直盯着火堆，似乎在作回忆，那脖子就伸了伸，是窝窝头噎住了，然后就慢声慢气地说起来。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文化革命似乎是进入了末期，走到任何地方，墙壁

上，门楣上，大大小小的建筑物上，还都刷着各式各样的标语和红漆喷出的领袖的头像。说老实话，我那时也是红卫兵，戴着袖章造过反的，清理阶级队伍之后，我就去参了军。先到了青海，在那里的一座劳改农场当警卫兵，学会了放枪，是放了二十发子弹，手榴弹掷过五个，第一个因为紧张，掷出去并没有拉导火索，拢共爆炸了四个。你们瞧瞧，我的个头不高，体质那时也没有现在壮，擒拿格斗那一套是不让我学的，我的工作就是守守电话，传传信件，接来送往一些首长和战友们乡下来的家属。总之，我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

干过一年，我真有些窝火：这也算得是当了一次兵吗？后来，我就调动了，坐了三天三夜火车，又坐了一个白天汽车，谁也没想到我竟到了商州！这是在××沟，倒霉的仍是个劳改农场，我仍是个警卫，命里注定我的当兵生涯就是看管那些犯人了。

××沟，该是天造地设的劳改场地方，从沟脑到沟口，一百二十里地，南北两山相夹，中间的川道最宽时为五里，窄时则仅仅半里。山特别的大，走到南山顶上往外看，悬崖峭壁，横断猴猿飞雁，远去二百里没有人家，北边的山外是原始森林，莽莽丛丛，哪有人走的路，就是有野兽踏出的毛道，人进去也没有不转来转去迷失方向而死在那里的。曾经有两个犯人逃跑过，他们是积攒了五天的定量窝窝头，在南山里窜了两天两夜，方向迷失了，干粮也吃完了，走投无路，第四天就又返回来自首。

一百二十里的川道，土地是顶好的土地，黑粘质的，夹加了大大小小的石片，石片就象是油浸一般的黑色漆光。正

因为有石片，人赤脚是不能上地的，开垦也只能选用特制的牙子铍。也就是这种土，种什么，就长什么，尤其是包谷、土豆，包谷可以每棵揣两个牛抵角大小的棒子，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糜子磨细作一种糊汤，一抄一个疙瘩，塞在嘴里一口一个响声。那土豆是木碗大的家伙，一律紫皮，煮可以吃，炒可以吃，若与老南瓜一起炖作，干面甜腻，是任何山珍海味都不能比拟的。但是，很古以来，这里却很少住人，因为流水清静，却含有一种矿物，人食用易患一种心慌病，久而久之，居家渐渐远避，宁肯到人均六、七分田的外地去拥挤，栖惶度日，也不肯在这儿安家立业生儿育女，整条沟就只好作了农场，住着犯人和看守犯人的我们。

犯人一共是三千人，分六个点，我们这个点六百，三十六个为一排的兵，和十二个农场劳改管理人员，总共六百四十七个男人。是的，都是男人。没有女人的地方，是可怕的地方，世界也会失去了一半的色彩。当然，作为六百名犯人，他们是犯了罪的，无论是刑事罪，还是政治罪，他们是不应享受这个世界的另一半色彩，但苦了的却是我们。我们每天押着犯人出去做工，犯人里什么角色都是有的，很有些能人，有各种各样的特长。既然我们共同要生活在这个地方，各项各业也都要人干的，比如烧砖瓦，烧木炭，烧石灰，也有建筑队，也有放牛放羊放猪的，也有从事缝纫的，饮食的，编筐打席的篾工，安椅修桌的木工。而体力好却没手艺特长的，那就是种地。他们全穿阴阳囚服，一半是白的，一半是红的，样子丑陋可笑。清早里哨子一吹，犯人们从每个号舍里准时出来，准时列队，班长就宣布今天的活路。对了，犯人们对武装战士都称呼是班长，对农场干部都称呼是队

长。班长宣布活路的时候，那脸面是严肃的，犯人的脸则是不能阴沉，也不能嘻笑，定得平平的，是憨的，呆的石头人，木头人。然后出发了，前边是一个荷枪实弹的班长引路，后边是一个扛机枪的班长压阵，我这个班长，个头不高，手脚是利索的，就和犯人保持四步远而平行，拿着眼睛盯着每个人，估摸那些最不老实服法的犯人和那些表面上肉肉乎乎却一肚子鬼主意的犯人是否在今天要惹事生非或哗变逃跑。当然，这种事变是很少发生的，我更多的是看见一只两只野兔突然从前边的草窝窜出，箭一般地跑去，象闪过一道黄色影子，甚至要留神倏忽出现的一种彩花长虫，就用刺刀一下子扎断它的三角头颅。到了地里，犯人们开始干活了，我们就远远地站在一个高地监视，他们是带有农具的，不允许他们太靠近我们，有什么事可喊：“报告班长！”我们站在那里，或是蹲着，抽烟，喝少量的酒，天上地下的聊，想理了就应一声，不想理了，就吼一声：“快干活！”开头过这种生活，我们俯视着这些不是人的人，感到我们做人的自豪和得意，但草烟吸过了，酒也喝完了，三个人的父母，妻子，儿女的事也聊尽了，我们也就感到我们如这些犯人一样的可怜。于是，苦中作乐，三个人就可以轮流值班，空出两个人在那草窝里睡觉。

睡觉的事，排长是极不允许的，排长就是我们这里的最高司令，他的话就是一切。因为睡觉是十分危险的，犯人毕竟是犯人，其中不乏老实人，但更多的是奸刁恶徒，他们一等等我们稍不注意，就要偷懒，甚至暴动。那一次我和一个战友睡着了，留下我们的老王看守，风很大，他就蹲在那里将大衣披在头上，从口袋掏出他老婆的信在重新温读，就有一

个犯人悄悄走近来，只一锨，砍倒了老王，老王当时就死了。响声惊动了我们，我当时可真慌了，连忙去抓枪，枪一时又拉不开栓，那位抱了机枪的战友就哒哒哒扫射起来，犯人们全伏在土堆下，没有能打着，这么沉寂了一刻，我知道这些犯人手里只有工具，没有可以远距离杀伤的武器，就跑开来，大声喊他们束手站过来。那个蛮汉子，就是砍死老王的那个，突然撞倒了几个人四面散开逃跑，战友的机枪就可以瞄准目标来打了。这是规定，平时我们是不准随便杀伤犯人的，但只要他逃跑，就可以往死里打了。当时就撂倒了两个跑得最快的人，其余的犯人见逃跑不成，就又返回去，竟一起围住了那个蛮汉子，三下两下将他打倒在地，用石头砸断了他的腿，然后都乖乖列队站定。我向那断腿的蛮汉走去，他却象疯狗一样，抓起一个石子打过来，妈的，不偏不倚，就打在我的嘴上，这就是我为什么补了金牙的原因。我叭地一枪，就把他打趴在那里了。

这一枪并没有让他死去，留个活口可以把事情弄明白，也可以使他多受些疼痛。第四天，上报他的罪状批核之后，我们就在农场全体犯人面前将他正法了。正法人就是我。我第一次亲手打死了他，怎么打的，那情形我已经在村里说过了，你们也差不多听说了。打过之后，我真后怕，夜里出去办事，一个人路过打死那人的地方，我就要说：“死鬼，你别缠着我！”就要划一根火柴吃烟，鬼是害怕火的。有一天排长派我到另一个农场去送一封信，出发时天还黑麻麻的，正经过那儿，衣服突然被拉住了，扯也扯不动，我想，这一定是鬼要报复了，就头也不回，说：“死鬼，你要怎么样？再不松手，我可要砍你一条胳膊了！”就一枪刺下去，听得

咔嚓一声，回头看时，原来是一个树枝挂住了后襟。第二天里，我就去找那个犯人的坟，犯人的坟是随便埋在东边那个土梁上的，已经埋了数十个，有老死的，有病死的，也有挨了枪子的，每个死者一个小土丘，丘顶上压一块砖，上边用刀子刻写着他们各自的名字、籍贯和死于某年某月，因何死去。我按顺序找着那个蛮汉的坟，他的坟已经被野狗扒开了，只剩下一个头骨，我就用刺刀挑起，带到深深的峡谷里扔掉。从此，我就彻底忘掉了他，他也再没有使我害怕过。

日子一天天这么打发过去，犯人们每天都在扳着指头计算十年二十年的刑期是过去了多少个日子，还有多少天多少时，我们是不能计算的，或许明天一早接到命令，我们就开拔到别的地方去，或许五年六年一直要呆在这里。我们都活得乏味，想家，想女人，这当然是想入非非，属于我们最实际的幸福是那些家信。每一封信，整月地揣在身上，几乎将上边的每一个字都能背下来。白天里，这种孤独无聊的怨恨可以在犯人身上发泄，大声地呵斥他们，强迫他们干繁重的劳动。为了看守住这些犯人，我们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我们想出一切办法使他们内部分化，互相仇恨，互相监督。所以，当我们走近他们，他们就要偷偷将一些打小报告的纸条儿塞到我们的口袋来，全是检举别人来讨好的，比如：“××今天中午偷吃了地里的豌豆，国家的豌豆怎么让犯人偷吃？我们决不答应！试想，一颗豌豆，可以生一棵豆苗，一棵豆苗可以结成百豌豆，成百的豌豆再生成百的苗……”比如：“报告班长，××夜里小便时，一边捉着生殖器，一边叫你的名字，这是攻击你。攻击你就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如此等等。当然，我们对这些条子并不怎么理会，但